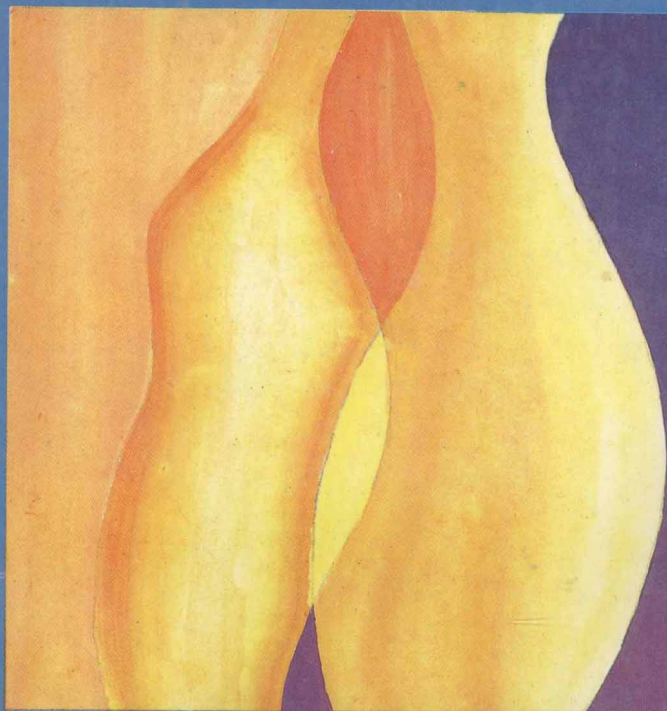


性 学

XINGXUE



贵州人民出版社

〔苏〕 伊·科恩 著
陈训明 译

性 学

〔苏〕 伊·科恩 著
陈训明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И.С.КОН
ВВЕДЕНИ В СЕКСОЛОГИЮ
МОСКВА, «МЕДИЦИНА»

1988

据莫斯科医学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良君

技术设计 杨林栩

封面设计 邓 绮

性 学

〔苏〕伊·科恩 著
陈训明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53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21-01201-6/R·56 定价：3.85元

译 者 序

四月的莫斯科冬寒未退，不时来一阵大雪。花园里不知名的花儿，大概是耐不住漫漫严冬的寂寞吧，不待冰消雪融，也来不及抽茎长叶，从地上冒出头来就开花，红的，白的，一朵，两朵，给人间带来春的欣喜。

在离莫斯科大学一站路的一座公寓里，科恩博士的书房中，金边龙舌兰新添了嫩绿的叶片，红玫瑰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更显得春意盎然。我们从红玫瑰谈到红梅，从基督谈到孔夫子，比较中俄文化的同异，议论古今文化人知识结构的衍变，几乎忘却了年龄和民族的差异。

这位1928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的学者，32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35岁任教授，曾在列宁格勒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自1975年起便一直是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按中国习惯的说法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杂家”，除民族学之外，他在社会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和性学方面都有不少专著和论文。不仅在苏联，在东欧、西欧和美洲，

他也有相当的名气。他的《在历史规律面前的恐慌》、《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危机》、《个性社会学》、《青年友谊心理学》、《自我论》《友谊论》等书，先后被译成英、德、意、西、匈、捷、保等文字在各个国家发行，我国自60年代以来至少已翻译出版了他的三本书。

科恩从抽屉里取出这本刚刚问世的《性学》签名送给我，风趣地说：“可惜我不懂中文。从外国文献中知道中国道家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但愿你今后能帮助我搜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那当然可以，只要你到中国去。”我突然想起《消息报星期增刊》上的一条消息，问道：“听说你这本书的出版几费周折，是吧？”

“一言难尽。”他给我加了茶，介绍了事情的本末。原来，这本书是十年前就应匈牙利一家出版社之约写成的，随后又译成德文在联邦德国等国家出版发行。可是在苏联本土却碰到了困难。医学出版社以“涉及学科太多”而退稿，科学出版社聘请权威审订，评价很高，但还是不同意出版。直到改革的春风吹醒俄罗斯的冻土，它才同祖国的读者见面。本书的出版一反常例，事先既不征订，也不发表评介文章，孰知一进书店，数十万册就被一抢而空，出版社只好与作者商量再版。

在苏联，性学书，特别是西方有关性的书相

当多，为什么科恩的《性学》会这么受欢迎呢？我想，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它提纲挈领地评述了迄今为止科学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二是首次运用跨学科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对性学进行综合研究；三是除了一般的性学研究对象之外，还认真考察了生活中普遍存在却每每讳对人言的同性恋问题。因此，它不仅能使一般读者对性学史和有关性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还可开扩性医学、心理分析学等方面专业工作者的眼界，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咨询，为他们的进修指出有效的途径。

我每以杂家自诩，也曾涉猎中国传统医学，但于性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在翻译本书过程中，一些专业术语和新词汇遍访词典、遍求专家而莫解，只好揣摹其大意。谨在这里遥祈作者恕我唐突，尤其恳请读者多多赐教，以便再版时订正。

我特别要感谢挚友戴文年君。在我的强求下，他撇下了手中的要事，翻译了本书数百种的英文参考文献目录，尽管这些参考文献目录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刊印。

龙年未完，蛇年又至。黔灵山间，残雪装点秀色，花溪河畔，红梅飘散幽香……。科恩博士，此刻你在做什么？你不是问我贵阳的雪景是什么样子的吗？你不是以未能亲睹梅花的芳容而遗憾吗？你不

是想来考察中国西南的民族风情吗？你不是希望到“茅台”的故乡品尝这天下第一美酒吗？但愿我们的下一次相见不是在列宁山前，而是在南明河畔……。

1989年1月20日，时为大寒。

原 序

人们不理解的，便不能掌握。

——歌 德

保护健康、增强人们体质的问题，必须从各种广泛的社会立场，把它摆在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发展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中来予以考察，不仅如此，还应当对它进行冷静、科学和现实的讨论。目前，许多城市建立了家庭社会服务机构，心理和医疗的咨询网也在不断扩大。自1973年起，俄罗斯联邦卫生部莫斯科精神病研究所附设的全苏性病问题科学方法论中心一直在发挥作用。该中心负责人是格·瓦西里钦柯教授，他负责协调全国性病学家的活动。出版了两本医生手册：《普通性病学》（1977年）和《特殊性病学》（1983年）。1985年以来，为了使青年将来过好家庭生活，中学教学大纲中纳入了《卫生与性教育》和《家庭生活的伦理与生理》这两门课程。有关性问题的科普读物也出版得多起来了，尽管其数量和质量尚不能满足既多又好的愿望。

然而，无论是性病学、对学生的性教育，还是家庭服务机构，倘不依据对于性和性欲的一般基础科学研究，它们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些问题是跨学科的，当代性学犹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其中的一边是生理-医学研究，第二边是社会文化研究，第三边是心理教育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密切相关，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充分揭示自己的能力。可是，各个科学部门中所达到的知识水平是千差万别的，隔行如隔山，专家们往往不知道邻近学科，特别是同他们离得较远的学科中发生的情况。这不仅大大阻碍了一体化的过程，而且妨碍了局部学科的发展。

不能不遗憾地重申，我国缺少性学三角形的某些重要因素。性心理根本没有进行研究，性差别心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在布尤斯基和维戈茨基的著作中，幼儿的性心理发育占有重要地位，但没有对性行为进行系统的、足够规模的社会调查。而这样的调查20年代曾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早在世纪初即在俄国开展过。连人文科学家也回避有关性的题材，虽则苏联杰出的民族学家波戈拉兹、什登贝格、泽列宁和语文学家巴赫金、卜罗普曾经是研究性文化象征的开拓者。生理学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然而我们的遗传学家、生理学家、内分泌学家研究的与其说是性行为，毋宁说是性分

化和生殖生物学的一般规律，而且研究的主要是动物，所以，所谓的《神经内分泌学》这本书，确切地说，应当叫做《啮齿动物神经内分泌学》。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不奢望填补这一空白。不过它却含有医生（首先是性病医生）所必须的关于人类性欲的研究现状及其迫切问题的信息，其中包括性道德社会学角度方面的历史比较概要、个体性别差异与社会角色的辩证关系，个性形成及自我意识的一般规律的背景与青少年时代性心理发育的特定关系，对交际的跨学科研究的框架等方面的信息。作者1977年在列宁格勒柏赫杰列夫神经心理研究所为精神病学家和性病学家宣读的讲义乃是他多年来研究这一课题的部分总结。在此基础上应匈牙利科树塔出版社之约写成了《性文化》一书，于1981年用匈牙利文出版。1985年，它的增订本分别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出版。本版即俄文第-版注意到了国内外的最新学术资料，阐述了医务工作者特别感兴趣的若干专门问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各个专业的学者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首先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米克路霍—马克莱民族研究所、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学研究所学术方面的建议，它们详细地讨论了本书的一种手稿，并予推荐出版。惠我以建议和意见的生理学家克列普斯院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西蒙诺夫，卡西

里，安东诺夫；神经内分泌学家别尔金；性病学家瓦西里钦柯，罗扎诺夫斯卡娅，斯维亚多希；心理学家、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彼得罗夫斯基；社会学家克勒，雅多夫，费尔索夫；民族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布罗蒙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奥里杰罗格，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契斯托夫，阿鲁邱诺夫，安菲尔齐耶夫，拜布宁，普季洛夫，谢苗诺夫；人类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列克塞耶夫与科津泽夫；哲学家布耶娃、诺维科娃等等。外国同行约翰·加伦与约翰·玛尼（美国）、龚杰尔，斯密特（联邦德国）以及本书的德文版学术编辑古尔特·施塔克与瓦尔特·弗里德利希也向我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和咨询性帮助。

本书并非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同等尽的考察。生物和医学方面因俄语文献较多，仅在一般结论的水平上予以阐述。医生们在所受教育中了解较少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则分析得比较详细。此外，对于性行为 and 性动机，本书仅限于总体水平（个人、配偶或社会理知）的考察，而不是在单个的子和系统和因素的“分子”水平上的考察，对后者的考察主要是单一学科的任务。还应当注意到，这里论及的是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们不久之前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许多人对它们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水准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有时是相当武

断的。这就要求读者必须持批判态度，明白作者的每一论点都是综合了若干学术问题而得出来的，同时它们又保持理智的忍让，不经过认真的查考和深思熟虑就什么也不打算去推翻。本书的宗旨与其说是推导结论，毋宁说是激励理论思维和跨学科协作的发展。当今关于人类性问题的知识只不过是一座巨大冰山的顶峰，至于冰山到底有多大，我们只能够猜测。由于性学文献，特别是外国文献浩如烟海，本书参考书目无法包括使用过的全部著作，而仅限于最重要的，尤其是最新版的综述性文献，其它引文则用脚注说明出处。

目 录

译者序.....	(1)
----------	-----

原 序.....	(1)
----------	-----

第一章 从神话到科学	(1)
-------------------------	-----

禁 果.....	(1)
----------	-----

欲望与情结.....	(12)
------------	------

从病历到调查表.....	(19)
--------------	------

探索综合方法.....	(32)
-------------	------

第二章 性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42)
----------------------------	------

性别及其鉴定.....	(42)
-------------	------

性行为生理.....	(63)
------------	------

从动物到人.....	(77)
------------	------

第三章 性与文化	(90)
-----------------------	------

在礼仪与象征的世界中.....	(90)
-----------------	------

禁忌与规矩.....	(115)
------------	-------

昨天与今天.....	(146)
------------	-------

性欲与生活方式.....	(178)
--------------	-------

第四章 性心理.....	(196)
行为与想象.....	(196)
性心理发育与性社会化.....	(215)
男女性欲.....	(277)
性·爱情·婚姻.....	(307)
第五章 性意向与同性恋行为.....	(248)
“难言的恶习”	(248)
性意向的形成.....	(259)
性意向与个性类型.....	(320)
结 论.....	(330)

第一章 从神话到科学

禁 果

什么叫做性学？大部份有学识的人也认为它是医学的一部分，心照不宣地将它同性病学混为一谈。然而，自其产生之日起，“性学”这个词指的就是跨学科的乃至包罗万象的知识部类。1909年，俄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瓦西里·罗扎诺夫在为弗莱尔的《性问题》一书写书评时，对此表示惊奇：为什么素喜思辨和分类的德国人中迄今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用“性学”这个词来表示关于“性欲”或“性别”的特殊学科。^①

其实，此前就有过这样的人，他名叫伊凡·布洛赫。1907年，布洛赫在《当代

①B·罗扎诺夫，《阿佛罗狄忒与赫尔墨斯》，载《天秤》，1909年第五期，47页。

性生活与当代文化之关系》一书中就宣告创立了关于性的新学科。他强调，这门学科应当综合关于人的一切学科的资料，其中包括普通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心理学、医学和文艺史。

自然，术语的产生和知识的建立并不是一码事。人们自来就对性问题感兴趣。古老的神话体系和后来的哲学体系都包含了某些关于性别本质的解释，关于生殖解剖和生理性行为技术、受孕、怀孕和生产的信息。正因为它们概括了历史经验，中国古代的“房术”论著，印度的“卡玛苏特拉”或“爱学”直到今天所引起的才不仅仅是历史的兴趣。不过，古代的爱学，亦即爱情的理论和实践艺术，并不把研究性欲作为自己的目的。它主要是为相应社会对待性欲的流行态度寻找根据，并使之具体化。对性欲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是克服对它的宗教神秘感，确立这样的原则立场：不是用各种社会千差万别的宗教和道德术语来分析性生活，而是予以自然历史的解释，以令人信服的考察事实为依据。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晚呢？这是因为，如果事先没有一系列生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对性欲进行客观的研究。此外，还得克服教会和资产阶级假道学极其强烈的反抗。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官方道德充满了种种违反性本能的清规戒律。不仅性生活，连身上的所有“低下”部位也被认为是肮脏下流的，正派的人不应该想到它们，更不能说出来。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请坐在同一张桌子边的女士把小剪刀递过来也被认为不成体

统,因为“剪刀”这个词会引起性方面的联想。妇女向医生说明她哪里痛时,不是指她自己的身体,而是指洋囡囡。有些图书馆中,女人写的书不和男作者的书放在一起。

19世纪初,道德检查十分猖獗。以维护风化为理由,禁止龙沙尔、拉封丹、卢梭、王尔德、普雷沃、白朗瑞等的作品。1857年,法国发生了两起诉讼案。《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被宣告无罪,但仍强调书中“蔑视贞洁的地方”“理当受到种种指责,就整部作品而言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古斯塔夫·福楼拜本人表示了自己对于德行以及一切涉及宗教道德的东西的尊重”。^①波德莱尔被指控有罪,《恶之花》中被查禁的六首诗直到1949年才得以恢复。其它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性问题本身,就要求个人具有极大的勇气。

率先系统研究性生活的是医生,他们自然不是从正常的形态,而是从病态着手。性学的肇始人中,常常提到的有维也纳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利·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和昆虫学家奥·福勒尔(1848—1931),德国神经病学家阿·摩尔(1862—1939),和玛·赫希菲尔德(1868—1935),奥地利神经病学家、心理分析的创始人吉·弗洛伊德(1856—1939年),德国皮肤病医生和花柳病学家伊·布洛赫(1872—1922年),以及英国评论家、出版家和医生赫·霭理斯(1859—1939年)。这是一些在各方面大不一样的人。君主派、保守分子摩尔在意

^①引自(法)莫鲁瓦《文学肖像》190页,莫斯科1970年版。